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醫界鏡

第十回 內廷請脈醫士受驚 外國本經大方貽笑

且說貝祖蔭原籍常州，他有一個同鄉馮植齋，與他醫學齊名。植齋的祖上，不知何處人氏，因他父親初到常州時候，有似定方郎中模樣，時常手搖銅鈴，騎一匹白馬出去看病，凡一切外科疑難雜症，無名腫毒，到也手到病除，因他時常騎馬出診，人便呼他為馮郎中馮先生。這馮先生雖似走方的，著實有些本領，後來植齋得了父親傳授，亦以外科著名，他更時時研究內科，遂以內外科行世，始則名動一方，漸漸的遠近皆知，到後來竟做到名動公卿的地位。當時北京老佛爺有病，大醫未能治癒，因徵召外省名醫，外省的督撫，各有表薦，江蘇大憲，特地表薦植齋於二月中旬，動身進京。到得京城，植齋於那一般京官，少有熟識的，惟有陸侍郎是同鄉，即到陸侍郎處拜謁。因陸侍郎深明醫理，傳受家法，凡內廷有病，時常召進去診脈，一切法度，最為諳熟，乃備好一副鄉晚生帖，去拜望陸侍郎。那陸侍郎官雖尊貴，人極謙和，於同鄉中來拜謁的，無不以禮相待。當時植齋來到侍郎府第，請門上通報進去，少頃，侍郎出堂迎接，慰勞有加分賓主坐定，植齋謙讓了幾句，不卑不亢，從容清教道：「鄉晚生初次應征，聖上召晚生進京，診老佛爺的病，晚生內廷一切模範，全屬茫然，總求大人指教。」侍郎道：「內廷規矩，誠然不可不先曉得的，向來外省徵召來的醫生，到得京來，未進大內，必須先飛儀注，用些使費，向內監探聽消息，病情若何，太醫院用的甚麼方法，斷不可顯與太醫院相背，脈案中如有連類而及的病症，初案必一齊指出，以防日後倘再添病，醫生可以卸責地步，否則草莽行事，運氣好的時候，尚不要緊，運氣不好的時候，或有不測，罪在不赦。曾記得先朝文宗顯皇帝的生母，患病甚重，太醫都進溫劑，愈眼病癩加劇，文宗著急，發了一道上諭，徵召天下的名醫，有江蘇潘公蔚應詔進診，潘公醫道極高，因靠著自己的本領，於一切規矩，未曾先用使費探聽，太醫院亦不曾聯絡，到得進了內殿，突有太監，拿了一隻柳條巴門攔頭罩下，這是內廷診病的常規，防人私窺宮禁的，潘公不知，當時吃驚不小，假如醫生先向太監用過使費的，伊等便照應，等醫生走近，離皇上數尺地方，將巴門好好戴下，潘公不曾用過，太監懷恨，所以離皇上尚遠，即突然套下。幸潘公凝定神氣，不慌不忙，將眼朝下望去，見遠遠地上首露出黃袍角，曉得是皇上，下首露一緣裙角，曉得是皇后來到，太后御牀前侍疾的，知離皇上尚遠，乃走進數步，太監大聲叱道：『跪下。』知已近牀前了。當時宮嬪將太后的手請出，潘公仔細將寸關尺診畢，覺得弦疾乖常，知是熱邪內陷，即開直清營熱大劑，也是應該潘公的運氣，藥未煎好，太后已晏駕了。」

文宗哀悼之餘，細細將潘公的方子閱看，再取從前太醫院所開的方比較，不禁長歎數聲道：「潘蔚的方子若能早服，這病可以無妨，可知從前開溫藥的誤事了。」即刻發下上諭，將從前的醫生通統收下刑部治罪，潘蔚著賞給四品御銜。這個真是潘公的大運，假使遲延數刻，服了潘公的方藥，太后方崩，其罪必加在潘公一人身上矣。可不謹慎麼？」植齋聽了侍郎一席話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於一切情形，已了然於心，拜謝而出。停了一日，乃到管領醫學大臣處，用了銀子，考取過了，那般太醫院內的官員，從前只要熟讀《御纂醫宗金鑑》一書，大內有病，照金鑑上開了方子，無論吃得好吃不好，便不擔干係，若做醫員者，果能熟讀此書，徐靈胎說過的，要算天下第一等醫生了。無如近來的醫員，於那部書，不過略略涉獵，通些聲氣，便也濫竽其間，由醫士而升左右院判，由院判而升院使，便掌握了醫界之權，只要常常奉承管領醫學的大臣，便可常享俸祿，做個奉朝請了。若遇外省薦來的醫生，他落得受些賄賂，賣些情面，也不論好歹，統通總取的。植齋取過之後，又用銀子，托人到內務府總管處，探取老佛爺的病情，及太醫院的方法，在外先擬好脈案方於，然後隨同管領醫學大臣，進內廷去請脈，及至到了內殿，所有太監，都得了好處的，比從前潘公請脈的時候，照顧大不相同。請過脈後，照預先擬好的方案開出，至於老佛爺服他的方藥，與不服他的方藥，橫豎張王李趙去看的也不知多少，也記不清是那一個開的方子，總之都算御醫便了。植齋得了御醫銜名，在京盤桓月餘，仍回常州去了。

再說貝祖蔭在上海日久，此時的醫名，竟鬧動到數省皆知。

五月內，有一個吳觀察，名元彬，家住揚州，在湖北張香師處當文案，患了病，到上海來求醫，寓在大馬路億鑫裡，所請的上海名醫，祖蔭以外，如章蓮修，及松江的袁鐵翁，不一而足。

那吳元彬，年紀三十多歲，因新娶了兩個如夫人，體質淘虛，又感了時氣，那毛病很不易治，調理一月，鬆了好些，便回揚州，到平山堂去養病，時好時歹。又請了興化的名醫趙海仙。

常住在彼，也醫不好。到了七月初頭，病更加沉重，乃又分別差人，拿了重金，到上海邀請章蓮修、貝祖蔭，又請了松江的弓起龍、袁鐵翁一般名醫，齊到揚州去看坡那時章蓮修帶了門生文慨時，包了長江招商輪船大餐間住下，到了鎮江，是黃昏時候，上岸到大洋房客棧，住了兩夜，明早僱了一隻邵伯划子，進瓜州口，到了揚州小南門，付過船錢，又換了一隻小船，沿河繞西門而行。此日幸喜涼爽，天陰陰的，沒有太陽。文慨時在船上看那一灣綠水，萍葉參差，兩岸習習清風，吹得羅衫晃漾，甚是有趣。蓮修自在艙內吸洋煙，文慨時獨立船頭，看玩景致，見來來往往的游船，也不知多少。行了數里，見一個園，圍牆半倒，樓屋全歿，古木啼鴉，綠陰蟬噪，正是朱樓青瑣笙歌地，蔓草荒榛瓦礫常間起搖櫓的老舟子，說是從前的一個甚麼名園，老漢在此搖船四十年，未遭寇亂以前，許多琳宮梵宇，瑤草琪花，老漢幼年尚見過的。今成了這個模樣，令人可歎。走了一會，又過了一座石橋，上面題署虹橋兩字，那邊岸上又有個花園，尚未倒敗，但見洞房曲檻，當年涂澤的想必是些青綠朱丹，如今都成了一樣，是白慘慘的顏色。望見園中高處，樓上窗子四餘扇的，只有七八扇，還脫了半邊，斜掛在上面的，惟有樹木森茂，密層層的望不見天。那些雞蟬嘶得聒耳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過完。便又過了一座石橋，三面皆通，署名為蓮花橋，甚是完整，河面略寬了些，兩岸綠柳陰中，露出幾處紅牆梵剎來，儼然圖畫。又見有幾處酒帘飄漾，曲徑通幽，行不多時，又過了平湖草堂，然後方到平山堂，上了岸一望，景象真好，山腳上就是青鬆夾道，清風徐徐，涼襲衣襟，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門，早有吳宅家人接進，到了中間殿上，四面瞻觀，寶殿巍峨，曲廊繚繞，一層高似一層，四處靈石層疊，花木繁重，瑤房珠戶，不計其數。家人一路引進，過了御書樓，才穿到平山堂來，當有吳元鼎出來迎接敘談，送出三盞雨前茶，氣香而味厚，知是平山堂的第二泉泡的，與鎮江的中冷泉，不相上下。元鼎略談了些病情，茶罷，吃過點心，元鼎同蓮修到廂房內炕牀上去吃煙，吃過五六口煙，趙海仙也出來敘談，談了好一會，外面報說，貝祖蔭到了，於是大家一同走出，來到平山堂中間敘禮。

文慨時舉目看那貝祖蔭，面圓耳大，紫棠色臉兒，炯炯兩雙眼睛，疏落落兩撇鬚鬚，老氣橫秋，舌轉如環，左顧右盼，有時滔滔縱辯，有時呵呵大笑，蓮修向祖蔭拱一拱手問道：「素常見蔭翁開的大方，慣用那玉蝴蝶、猴棗等一般藥味，這些藥出在那裡書上的？」祖蔭答道：「是《本草綱目》上的。」

蓮修道：「綱目上弟已統通翻過，無這等藥味。」祖蔭道：「想是在綱目補遺上的，老兄不曾看過。」蓮修道：「補遺上亦沒有的。」祖蔭將頭一擺，眉一皺，說道：「呸呸，我說錯了，是外國本草上的，兄弟前年得了一部外國本草，是英國的大名家海蘭得做的，那海蘭得還有一部醫書，名《儒門醫學》，中國早已翻譯過了，這本草是他新做的，其中藥味，皆是中國本草所無的，我得了此部新書，如獲珍寶，因現在中國廣興新學，弟用這等藥味，亦要振興中國醫界上的新風潮，所以常常用他的。」蓮修道：「如此便算醫界的新學，怪不得那般假新黨剪了頭髮，戴上草帽，穿了西衣，踏著皮鞋，碰著人握手脫帽，親嘴抱腰，裝出那新模新樣，問起他肚裡的新學，他說我已讀了袁皮西提衣好幾年了，又學會那洋經供的新說話，替洋人執過馬鞭子，掌過門房。此不是新界上人麼？與蔭翁所說的那種新象，是一般的樣子了。」說得趙海仙等大家好笑，祖蔭的臉上，紅不紅，白不白，嘴裡支吾道：「總之用來有效就是了，有效就是了。」時已漸近黃昏，裡面擺出酒席來，大家暢飲，飲完酒後，時已晚了，大家就宿。正是：歐妄談譏畫虎，峽黃宗法道猶龍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